

第五回 奔父命巧遇攢戟嶺 避仇人深羈不染庵

話中特說陶藥侯之仇已死，奉旨將陶杞照原職降二級，別補任用。當日陶公得了這個消息，便打點收拾赴京候選，吩咐夫人道：“梅家小姐在此，你須好生照看他，待我上京時，一路尋取湛生消息。倘若不是姻緣，急忙遇不著時，到京中尋個門當戶對人家，與他另配，庶幾無人曉得花園之事。如今他又無父母，就如你我的親女一般了。”又吩咐兒子宗潛：“你如今不必赴館，竟在家中讀書，同媳婦須要孝順你母親。表妹在此，亦必好好看待他，又要避些嫌疑。自己當朝夕苦攻，圖個前程遠大。我到彼倘遇新文宗出京，還要囑託他青目於汝。汝須勿負吾言。”又叫留下家中童僕人等，俱各各吩咐了。臨後請出梅小姐來，說道：“老夫奉旨赴京，小姐在此，祇是有慢，必須耐心守去。”杏娘含著淚答道：“姑爹到京，在路須要保重。”一家都來拜別了陶公。陶公竟自出門，恐大路有強人阻截，便尋小路望北而行。

陶夫人送了丈夫出門，進內來又把陶公囑咐的言語，對杏娘說了。杏娘道：“奴家承姑爹姑媽抬舉，棲身於此，實出萬幸，心中惟有默感而已。但姑爹所云，尋覓湛生，並門戶相當之言，斷難從命。奴家久已矢志空門，守貞不字，望姑媽諒之。奴家還有一言奉告，願得姑媽房後小樓，告借一間居住，早晚可以焚香拜佛，消遣時光。未識姑媽能俯從否？”陶夫人道：“小姐既有此意，老身亦得常常與你講誦經文，極是好事，有何不可。”即喚家人婦，把自己房後小樓，收拾起來，與小姐居住。

自此，杏娘與佛奴，朝夕談心。幸喜帶得幾本舊書籍，就在樓中展看起來。不料梅小姐翻書，一幅花箋落出，拾起來看，卻是當日湛生《紫燕》詩。小姐到吃一驚，忙喚佛奴罵道：“小賤人，好大膽！前日湛生之詩，你說已還了他，如今原在舊書裏面。可知都是你做出事來，引誘湛生，玷辱奴家。今日本待打你一頓，又在陶老夫人那邊，說起來更覺不便。我且饒你，你快把實情說與我聽。”佛奴道：“小婢那日，其實在鏡臺邊拿那幅詩箋，交與湛生的，並無差誤，不知如今怎生反在小姐書中。小婢若有一毫謊說，與日俱沒，但憑小姐處治。”梅杏娘平素也是相信佛奴的，見他又賭了咒，諒彼無不還那生之理，祇不知為何卻在書內，終是疑惑。又問佛奴道：“若果然還了他，這詩箋難道天上落下來的？”佛奴道：“小姐到不要屈人，古來桐葉尋婚，飛丸作合，天上落下來的姻緣，也都是有的。那生前日拿了詩箋，祇管問小姐長，小姐短，癡心夢想。小婢恐怕嗔怒，所以不敢傳言。今日詩箋，忽地又來了，莫非果有甚麼姻緣在內，鬼使神差也不可預知。”梅杏娘變色道：“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不得多言。”佛奴住了口，梅小姐外面雖如此，心裏原暗暗稱奇想道：“與那湛生，果然有甚緣分麼？為何詩箋來得這般古怪。”自此，杏娘之心稍動矣。在樓中吟成七言律一首云：

蹉予此夕思何安，憔悴多端獨夜難。

皓月肯來悲顧影，金爐冷去夢驚寒。

肩衣繡幕頻翻卷，手拄香腮懶卸冠。

無限幽情向誰訴？六時珠淚自空彈。

又成《望江南》一闕道：

清晝永，畫閣靜還幽。挑罷彩鸞雙黛蹙，妝殘玉燕九鬟愁，更苦是凝眸。樓畔眺，觸景淚難留。萬裏橋邊鄉夢斷，鳳皇山下暮雲浮，憔悴白頭謳。

這是杏娘在陶家的說話，且擱過一邊。再說陶公在路，行了一個月日，途中遇一同鄉人，在京中回來。陶公問及他京中之事，那人細細說道：“如今進學一節，京中甚覺便宜。”陶公得了這個消息，即寫一封家書，煩他寄與兒子，快快收拾進京。趁自己在彼候關，可從容為他做地步。進了個學，便可次第做些勾當。

那人接了陶公的書，路分南北，各自珍重而別。到得家中，即把陶公的書，送到他家來。公子宗潛，接得父親手札，拆來看過，對母親道：“爹爹書中教我進京，道是人學甚便。家中諸事，自有母親主持，諒亦不妨。孩兒意欲即日起程，但未知母親意下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既爹爹之意如此，還當速去。”宗潛便依了母親言語，到內向妻子說明了。過了一夜，次早收拾起身。拜了母親，別了表妹杏娘並妻子，出門徑向大路而行。主僕二人，在路走了五個日頭，到一處地方，正是攢戟嶺。但見：

四面高山聳翠，兩邊古樹排青。溪禽谷鳥喚行人，兩兩三三啼應。

景節正走之間，在牲口上一路觀看景致。那曉得皂角林中，早已走出一二十個好漢，上前一把拿住了。問道：“你是那裏來的？送了買路錢，放你過去。若說聲沒有，你看我手中的寶刀！”景節便哀告道：“我是雙流縣人氏，上京應試，路經於此。身邊盤纏尚少，那裏有甚麼送與大王，望方便則個。”那些嘍羅道：“你是雙流縣人麼？好好好，來得湊巧。前日大王吩咐，害了個干隔症，大小便俱不通，思得個雙流縣人做些湯吃，大便小便可以雙雙流通了。快快去見大王來說罷。”一徑帶了他走。景節一身冷汗，唬得個半死。

到得寨中，報與寨主知得。賈龍便對湛翌王道：“好了，有個雙流縣人來了，先生家中消息，或有幾分意思。”景節跪在階前，賈龍未及問時，翌王見了，吃驚嚷道：“這是我妹丈，為何在此？”賈龍亦驚訝不已，一頭下階來攙起道：“這就是令妹丈麼？”翌王道：“正是舍妹丈，陝西總戎陶藥侯的令郎。”賈龍便請罪道：“有眼不識泰山，望乞恕罪。”翌王問道：“兄為何到此？”景節道及：“父親入京候關，途中寫字，叫我到京圖個進步。”說罷，也問道：“兄為何在此棲蹤？岳父、岳母在家中恁樣念兄。”翌王道：“椿萱之想，何日思之。奈高公放我逃避之時，囑付須在三百外潛蹤，是以得遇賈義兄相留。非不欲歸，實不得已耳。不知近來家父家母，可俱康健？”景節道了平安。翌王道：“吾兄出外，你家中亦覺無人。”景節道：“近來有一舍表妹在家，與家母令妹作伴，稍不寂寞。”翌王道：“令表妹是何人？”景節道：“舍表妹即與兄同患難者也。”翌王驚訝道：“的是何人？休得取笑。”景節道：“怎敢取笑，他先令尊叫梅如玉，是小弟的母舅。小姐叫做醒名花，現今住在舍下，亦躲那狗低頭之禍。”翌王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不知令表妹安否？”景節便把小姐在樓念佛看經，細細述來。翌王稱羨不已。又曉得狗低頭還不肯放下他，心中更添一段愁腸。所幸者父母在家清吉，小姐在陶家安身，暗暗私自歡喜。當下賈龍在坐中，聽他二人說罷，道：“天下有這樣奇事，又有恁般巧事，苦苦的二人在此相會。”景節又拉了翌王，到一邊低低說道：“兄今可趁水推船，辭了那人，同小弟到京，見了家嚴，共圖上進，切不可再有逗留。但那人跟前，亦不可說是小弟之意。”翌王道：“自然，小弟正欲相商，不意兄言甚合愚意。”二人重又入坐，說了些閑話，景節便向賈龍告別。正當得他再四懇留道：“且寬住幾日，小可們送先生起程。”景節苦辭不獲，祇得過了一夜。明日又欲起身，這番留不住，即備馬送行。

席間，景節看那賈龍，一貌堂堂，便把言語說他道：“小生仰窺老丈，器宇不凡，身兼武藝，何不立身朝廟，轟轟烈烈，建些功業，名垂不朽，而願為此屈身喪節之事乎？”賈龍便稱謝道：“多承先生指教。即令舅先生，亦常諭及。小可因為匪人所陷，失身於此。忽欲棄邪歸正，奈一時無便可乘，故此苟延性命，亦覺老大徒傷。”景節道：“容小子到京，對家尊說來。若遇便時，當為老丈作招安計。”賈龍道：“多感先生，祇是再住一兩日方妙。景節又道：“小子今日必欲告辭了。”翌王亦對賈龍道：“小子在此，荷蒙老丈覆庇，心感不盡。但今日亦欲同舍妹丈到京，候敝親家一候。犬馬之報，當在後日。”賈龍沉吟半晌道：“此處果非久屈大賢之所，但相聚一時，不忍遽言別耳。若湛兄決意要行，須再同令妹丈過了今晚，容小可與二位開懷暢飲一番，更領些教益。明日當一齊送二位起程，庶不負小可當日苦苦相留之意。”翌王道：“盛意難違，勉當從命。”起身向庭前略步，看些閑景。忽見隔院榴花甚開，觸著“花”字，又想起醒名花小姐來，遂吟詩一首道：

榴火燃天出短牆，懷人迢遞隔羊腸。

今朝詳盡關山淚，不為三閩泣楚湘。

景節亦成一首道：

煙漲斜塘榴已芳，家家細雨報梅黃。

多君意氣情何限？幾對蒲觴話斷腸。

二人吟罷，翌王忽想起范道人之言道：“‘見榴流行。’恰值我心中要離此地，那榴花又開，第二句又驗了。那雲侶豈不是個真仙？”一並述與景節知道，景節亦深以為奇。說罷，又同入席。賈龍便教堂下大吹大擂，好不熱鬧，直飲到各人酩酊而罷。

到了次早，翌王等收拾行李，辭了賈君要別。賈龍道：“二兄果然決意要行？”說了這一句，眼中流下淚來。吩咐取出白銀五十兩，鮮衣二套，送與翌王、景節道：“二兄在路，小心保重。到京有甚機會，千乞帶挈小可則個。”二人道：“多蒙飲食教誨之恩，已難圖報。又辱厚賜，使人何以克當。”再三推卻，怎當得他必定要二人受。二人祇得收了，一徑下山，灑淚而別。又叫幾個嘍羅，送到二十里之外。

不題翌王、景節走路之事。再說梅杏芳小姐，見姑爹表兄俱已出門，自己足不下樓，與佛奴相憐依守。或遇姑媽嫂嫂來，閑談一時半刻，不然祇把書史佛經之類消遣。自從那日見了湛生的詩箋，佛奴又從旁以天緣打動，小姐未免觸景興懷，吟一絕句道：

雨送愁苗煙繫思，花開怯看好花枝。

階前添得王孫草，一縱閑情練晴時。

不題杏娘吟詩之事，祇說翌王、景節二人。離了萬安屯，竟喚個船，從長江順流而下。不幾日過了漢口，早到蕪湖鈔關上，便打點起早，從河南大路進京。當下還足船錢，起發行李上岸。來到飯店中，吃了些東西，二人便道：“總是明日起身，此時天色尚早，我們到外邊閑步一回，有何不可。”兩人齊出了店門，隨意玩耍觀看。此一去，分教：

尼庵翻作迷樓記，貞士施為蕩子身。

那蕪湖關口，是天下第一個大碼頭，真是十三省人煙湊集的去處。當下二人各處遊玩，那裏看得到許多好處。翌王對景節道：“熱鬧處有甚麼趣，不如揀那幽僻去處，略玩片刻，倒可開懷散悶。”景節道：“曉得那裏是幽僻所在？”翌王把手指道：“進此小巷，怕不有好處？”二人遂轉彎抹角，曲曲折折，果然一步有趣一步。翌王道：“端不負我二人來意。”

再向西走了幾步，回頭不見了景節。翌王心中忖道：“他必是小解落後，想也就趕來的。”自己祇顧望前而走，看見一小小黑煤刷的門牆兩扇，黃竹小門，匾額上有不染庵三個貼金大字，早知是一所庵院去處。不意行走半日，腿下略有些酸，就在門檻上坐地，等那做妹丈的走來。等了一會，杳然不見。站起身兩邊張望，亦並無影響。那曉得陶景節正是小解落後，趕上前來，早已不見了阿舅。也是數該如此，他竟一直追去，並不想轉一個彎兒。若轉一彎時，湛翌王便現現的那裏。

不說景節尋覓翌王，祇說翌王不見來了景節，心下想道：“我在這裏玩，他在那邊耍，兩下尋不見，少不得大家到飯店中會的。”又想道：“這庵裏面的光景，到有些意思。”竟移步而前，進了山門，到正殿之上拜了佛。正在閑看，祇見東首一門開處，有兩個小尼望外一張，就笑嘻嘻的開了門進去，翌王方曉得是個尼庵。停一回兒，又有兩個開門出來。一個年紀約有三十左右，面龐十分標緻，體態亦甚妖嬈。翌王見了，倒也動幾分火。那一個即是先前出來的小尼。翌王仔細再看，亦覺風流可愛。那大尼移步前來，向翌王問訊道：“相公從何處到此？”翌王道：“適在近處遊玩，偶進寶庵一步，驚動師父不當。”大尼道：“相公說那裏話，請裏面坐待茶則個。”翌王謝道：“不消了。”

大尼便殷勤致敬，決意固請。翌王祇得同了他進得這門。見裏面小庭之中，花卉爭妍，三間一帶小軒，蓋得精緻幽雅。大尼道：“這是接待那些女施主的所在。”翌王便暗笑道：“正不知接待那男施主的所在在那裏？”又進一重門，另是一座小殿，殿中供著千手觀音的聖像。從此而進，便是法堂。堂中排列那鐘鼓魚磬經懺，中間掛著幾尊佛像，兩邊有八把小木金漆的交椅。大尼便讓翌王坐於客位，自己主位陪坐，叫小尼進茶。大尼先啟問翌王道：“相公仙鄉何處？尊姓大名？乞賜見示。”翌王答道：“小生西蜀人氏，姓湛，名國瑛，表字翌王。敢問仙姑法號？”那大尼又啟一點朱脣，露兩行素齒，低低答道：“貧尼賤號了空，是荒庵住持。”翌王道：“寶庵共有幾位？”了空道：“還有愚徒四人。一名本空，一名本亮，一名本悟。”把手指著下位坐的那小尼道：“他叫做本白，是貧尼新剃度的。那幾個都在後邊學誦經文哩。”翌王聽了，道聲難得。然一心想，到飯店尋會妹夫要緊，便立起身，叫聲：“仙姑，小生告別了。”了空道：“敝庵後邊，還有些小景致，倘蒙相公不棄，一發隨喜隨喜，實為幸甚。”翌王祇欲告別，怎當得了空決意固留，必要到內賞玩，又祇得隨了他，進得一小角門。彎彎曲曲，約摸又過了七八重小門，到得裏面，正是一所小樓，收拾得齊整非凡，比外邊光景，便覺大不相同。內壁掛的，都是名人手跡，幾上列著古今畫卷，宣爐內一縷名香，磁壺中泡得苦茗，鮮花幾枝，斜插在膽瓶之內。敷說不盡其中幽雅，有一篇敘述女尼臥室的妙處：

欲識女祇園，一片白雲迷曲徑。要尋真淨界，數彎流水護禪心。優婆夷其中棲止，比丘尼由此修焚。瓔珞繞琉璃，燈燃不夜；旃檀飛鬢鬢，香散長春。夢鎖禪關，不管簾前花落；心澄趺座，漫留檻外鶯啼。一榻掛鮫綃，光華奪目；半床披蜀錦，璀璨迷眸。五色霞衣，斜搭珊瑚架上；千花雲衲，長垂琥珀珠邊。貝語徹紗窗，香雲繚繞；梵音飄繡蓋，瑞雨繽紛。優曇開不落之花，膽瓶清供；琪樹結長生之果，心地真詮。四壁淨無埃，摩登女陷阿難於精舍；半龕長抱月，陳仙姑挑必正於空門。

湛生見此種景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這班狡尼，倒享得好清福。”忽見小尼又送茶來，了空又陪了一巡，少停，桌上列著十數品點心，請翌王享用。翌王一心要出去，見天色晚了，便連連告辭。未知湛生果能即出尼庵否？祇看下回一便見端詳。

(本節完)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